

傷寒論本義卷04

清 魏荔彤

清雍正二年

陽明經上篇總論

陽明經自太陽初傳而入。則有身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之證。仲師設爲問答。而以始惡寒。終自罷。卽自汗出而惡熱。以明之。又總揭陽明居中焦。物所歸。無所復傳之理。以明陽明病之所開。滋大。而其所以傳入陽明之由。則不外病在太陽。失於治表。解肌發汗而已。俟下。俟利。小便。亡其津液。更易致胃乾。內實。大便漸難。而陽明病成矣。然將成未成之間。其因風傷太陽。衛而傳陽明者。則脈陽微。而汗出多之故也。其因寒傷太陽。營而傳陽明者。則陽脈實。時發汗出。太過之故也。又有本太陽表病。而解肌發汗。不如法。汗出太少。而邪不徹。爲太過。爲不及。俱轉屬陽明之所。以然也。但將成未成。仍帶太陽居多。故有太陽陽明之編。風因者。表未解。仍以解肌爲發汗。桂枝湯爲宜。寒因者。無汗而喘。仍以發汗爲發汗。麻黃湯爲宜。一定不易之法也。雖已傳陽明。而未全罷太陽。仍分用爲當也。未全罷太陽矣。何以辨其風寒各別。則能食爲風因。不能食爲寒因。昭昭也。殆旣傳陽明矣。又何

以辨其表裡各別。則潮熱一證。發作有時。又昭昭也。更爲叙已傳陽明之證。不惡寒。能食而欬者。風因也。因病自不能食。寒因也。反無汗而小便利。嘔而欬。手足厥。而頭痛者。太陽未罷也。不欬不嘔。手足不厥。則必熱矣。頭不痛者。陽明已傳也。其有口燥。欲漱水。不嚥。寒因爲陰邪。故衄。再者。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一證。風因爲陽邪。亦必衄。蓋於初犯陽明。熱邪入裡。而未甘伏。服尚欲升越。爲動血妄行之衄。俱陽氣盛。而足以達邪。賴衄可以減邪之勢者也。故陽明胃氣平。素旺勝。則雖邪入。必不能留。必穀氣與汗相逆還之。太陽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矣。所以口欲食而二便調。正見胃氣之有餘也。如或胃氣平。素衰弱。陽明傳入。法多汗。而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則久虛之故。正欲祛邪。令其外達於表。而不能耳。仲師必就日晡潮熱一證。擇其表裡而行治法。辨必辨之於脈。脈虛浮與脈實。表邪之入裡。在表判然。故發汗用桂枝湯。下之用大承氣湯。爲胃內以與陽外透者。發治也。不然。則非風因。終不用桂枝。胃未實。終不用大

承氣也。風因寒因。成陽明病爲然矣。又有風寒雨濕而或陽明病者。於是有陽明中風而腹滿微喘脈浮而緊之證。惟審真邪乃在表則大青龍。仍如風因之桂枝。寒因之麻黃。必當用也。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成悞下之壞證矣。蓋下原下其胃實。未成實而悞下。則熱在外而表邪未全除。徒使寒藥格熱邪於膈上。梔子豉湯以上越爲發散。又治悞下而不離解表之法也。再或本爲太陽病而悞吐悞下。悞發汗。斷致津液亡而或陽明病者。急須調胃以去邪而存津。此小承氣湯和之爲悞治亡津。或陽明病而設也。然陽明寒雖有陽明病而嘔多則太陽必不全罷氣欲上必不可與攻裡。再者傷寒悞吐腹滿則陽明已見津亡。必當急與之調胃。是皆爲悞吐悞下貽害於胃者。補偏救弊也。然其中有嘔同而屬胃屬膈不同。又不可不辨。食穀而嘔爲胃素虛寒之治。則吳茱萸湯證也。若傷寒傳裡之嘔。則得湯反劇。以傷寒傳裡之嘔是熱邪在膈上爲上焦而胃寒在中焦。故吳茱萸湯又當另商治法也。倘或脈見遲證見食難用飽飽則

微煩頭眩此欲作穀瘴斯乃胃家虛熱之正病當不
治胸膈仍當調助其胃氣矣有虛熱必有虛寒如陽
明病中寒中字作平聲讀不能食小便不利欲作固
瘕大便初鞭後溏是其證也如此而不治其寒乃攻
其熱皆悞認陽明病爲胃實而不知有胃本虛冷之
故者也胃虛冷脈雖浮必遲證必下利清穀則逆湯
治虛者少治寒者多豈惟不能食水亦不能飲飲水
尚噦顧可攻其熱哉所以陽明病有心下鞅滿者爲
寒因不治表邪自入而成痞之證乃瀉心諸方中病
也該過寒者且有附子瀉心之治矣悞攻之利不止
而死豈非醫之罪乎胃中虛寒悞認爲胃實攻之害
如此又有胃中燥熱津亡而復利其小便者其不識
治陽明存津調胃之理耗津與瀉下其去幾何耶是
故太陽陽明爲病凡帶太陽風因寒因縱不同俱不
宜下既入陽明則汗下燒針俱不宜用其入發熱汗
出惡寒表證未罷而心下痞則候下所成噤然矣如
不惡寒而渴乃未經候下而失於治表也由此太陽而
轉病陽明又曉然矣小便數大便鞭不更承下石無

所苦渴欲飲水而陽明病方漸成未成用調胃承氣
既成用大承氣俱以法救誤之道也。或渴不止者水
氣之邪仍屬太陽犯本而非陽明胃實五苓散之用
表裡兼治又非承氣諸方爲治裡之耑司矣。不此之
圖病已入陽明燥發汗則內燥心憤而譫語也。加燒
鍼則未傷煩燥不得眠也。下之則胃空虛客氣動膈
心中懊憹舌上生胎也是太陽陽明原汗下燒鍼俱
在忌禁而施子豈湯施子以洩香豉以散兩解表裡
爲太陽欲罷未罷陽明已成未成之聖治也。此傳裡
之熱從下洩上發而不耑爲湧越之治也。過此不治
而熱入漸深矣。熱多則即成胃實濕多則必成發黃
之證何非瘀熱入裡爲患也。然携濕者必兼熱面合
赤色其色也無浮小便不利心中懊憹其證也皆濕
熱之邪爲病而胃中素有水飲兼以傳入熱邪相溷
而黃病成矣。所以胃不實而成黃病則胃濕而不燥
之故燥則成實而小便數大便鞭濕則不能成實而
小便反不利矣。此黃病與胃實不兩立之勢也。或有
因被火劫而發黃者又陽明病濕邪携火邪之熱所

因不同而濕熱內瘀發黃之理則維的矣更有太陽之邪變熱入裡不屬胃而屬脾則脾家素濕繫在太陰太陰亦陽明之表裡也不屬胃濕必屬脾濕小便不利則瘀熱發黃小便利則積熱成實脾胃一臟一腑分合之故又如此及其熱入裡更深終不成胃實又有熱入血室之證在太陽有之在陽明亦有者蓋太陽陽明總可作太陽一經論也故未成蓄血者祇以刺法洩熱既成蓄血則以抵當下血又從血室中辨虛實用下法與胃家無涉也如侯病人表證之太陽既全無而裡證之胃實亦未成於此而斟酌下法是在胃之下下固下其熱而非下其實也在血室之下下固下其實更非下其胃也推之挾熱之利亦必用下通因通用通以爲塞熱去利止雖下法種種究何等有一爲下胃實者乎甚至病在陽明而太陽尚少陽已犯三陽彌漫俱爲邪故三陽見證俱爲瘧尤持少陽一路爲邪出透表之門脈浮則生不浮不尿而加噦津亡氣竭則將抵於無所復傳之陽明證矣可不慎歟續浮之小柴胡但浮之麻黃湯無非使

陽明彌漫三陽之邪非少陽而升卽太陽而透從表
本者還表而愈其於太陽陽明始終以升解爲如法
以攻下爲忌禁仲師諄切言之不啻至再至三也是
太陽陽明胃終未成實總無下法縱有下法亦非下
胃實此太陽陽明至要之訣也凡胃不成實誤下之
弊至於莫救可不取仲師是篇而反覆詳慎以讀之
乎。

此

馬氏全錄

傷寒論本義卷之四

陽明經上篇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卽自汗出而惡熱也。

按此二條乃申明陽明之外證示人知所審辨也。病有太陽中風不解傳入陽明者何以辨之。仲師設爲問答曰陽明未知其裡之何時傳必先驗其外之何所證。答曰太陽病有身發熱汗自出而惡風者此非陽明病也。蓋身發熱汗自出原爲太陽中風之本證也。乃太陽病身發熱汗自出竟不惡風寒而反惡熱矣。

則病已去太陽而入陽明矣。此陽明病由太陽中風而傳入者也。再太陽傷寒亦有傳入陽明者。又何以辨之。仲師更設爲問。答曰。病有得之一日。起初一時。不見發熱。而但見惡寒者。何病也。答曰。雖得之一日。之時惡寒爲太陽傷寒之證。乃惡寒亦將自罷矣。夫將自罷。非愈也。乃不惡寒。反自汗出而惡熱也。此陽明病之由太陽傷寒而傳入者也。可知傷寒之惡寒爲無汗。而中風之惡寒爲汗自出也。可知陽明之由傷寒傳入。初得尚惡寒。陽明之由中風傳入。初得尚惡風。迨至汗自出而惡熱。則無論風寒皆爲傳入陽明。已無疑也。太陽中風則發熱惡風。汗自出爲正證。太陽傷寒則惡寒無汗爲正證。太陽上中篇言之詳矣。今傳入陽明則但以汗出惡熱爲正證也。學者詳焉。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惡寒自罷之故。舉要旨以示治也。

太陽病有惡風惡寒。傳陽明則變爲惡熱。此乃太陽陽明之大關鍵。仲師旣示其辨。復明其旨。亦設爲問答以言之。問曰。惡寒至陽明。何以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屬胃土也。統五行而與四方。萬物生於斯。師歸於斯。病由太陽入。亦遂歸著於斯矣。然胃爲倉廩之官。大腸爲傳送之官。病入倉廩而明秘。大腸無可傳送矣。善治者。倘有所匡救。使穀倉之粟不爲紅朽。而後蕭何轉運之功可成也。觀其一日惡寒。二日自止。止而惡熱難於日計。胃津日益虛。病邪日益實。外不能透表。內不能洩裡。絀室中土。五行盡竭。此陽明病之所以無所復傳而爲害甚大也。苟明其要而治法可急圖矣。再繹萬物歸土之義。祇因表邪變熱。由太陽之經絡近陽明在表。初變熱必已犯陽明之經矣。及熱入裡。有不犯陽明之府乎。再胃主容納。物入其中。必稍停蓄。方下大腸邪熱入。亦如是。無二理也。此所以原文曰。萬物所歸。又曰。無所復傳也。無所復傳。正言胃成實結耳。若其邪入。苟氣足升散。自有少陽。

門戶。何謂無所復傳乎。且大腸傳送之官亦未嘗不可傳。惟其結實已成。則非推蕩不行。故無所復傳。正欲言傳以求得傳示人而已。

四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爲陽明病之因。歷舉之以分治也。陽明爲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義。已明其旨矣。然病何以由太陽得入陽明乎。仲師復設爲問。答曰。何緣太陽病得爲陽明病。答曰。太陽病治之未善。所以得陽明病也。若發汗過多。若下。若利。小便。皆致得陽明病之因也。汗出利小便。皆能使其人津液亡耗。此津液亦以胃爲歸。亡耗則胃中乾燥。而裏熱生。裡熱生則在裏之風寒亦隨變熱。裡熱外蒸。故自汗出。風

寒變熱。故表惡熱。內外熱合爲一。此所以太陽之病轉屬於陽明也。雖然陽明固病矣。而其病亦有淺深異同。故其證亦不一。如陽明病不更衣證。乃胃中津液而津枯乾燥也。如陽明病心實證。乃胃中邪熱大盛而結秘成實也。如陽明病大便難證。乃胃中燥熱半盛。尚有大便而艱難也。爲證不同。則治之之法亦不同。一見此證者。當與太陽下篇別條所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看也。承氣四方仲師並未明言斟酌之間。神明之妙存乎人矣。方喻二註謂此條係由中風而成。不知上條乃根第一二條。中風傷寒總言其要。此條又根上條而別其證。原文未嘗有中風由來之言。何所據而爲單言中風方有此三證也。

五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

六

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裡。

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按此二條乃申解上條發汗過多致陽明受病之因。分舉之以示禁也。上條言陽明三證成於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亡其津液矣。若下若利小便。本無二法。易知禁也。獨傷寒中風原爲二證。卽發汗亦有宜不宜。何可繫言之。仲師故於此二條申明焉。其人脈陽微而汗出。中風之證也。中風證本有汗。然汗少出則肌自解而營衛和。若發汗而汗出多者。則爲太過矣。再其人陽脈實而無汗。傷寒之證也。傷寒證本無汗。然發其汗。汗旣出。則表已透而營衛亦和也。若發汗而汗出多。雖宜發汗者。亦爲太過矣。斯二者宜汗不宜汗。不同而發汗過多。致陽明病。則同。津液耗於內。而陽氣浮於外。陽浮於外。則將絕於裡。津耗於內。則其勢馴至於亡。倉廩之官失所守。傳送之官無可輸。大便因鞭。乃正陰日。燥和陽日。實必至於無所復傳。穀氣垂盡而不救也。過多之汗。可輕發哉。表邪內入傳經。自太陽而必歸於陽明者。原文自言萬物所歸。

經之陽絕之義。似是阻絕。蓋謂陽盛阻陰也。非斷絕之絕。內經言絕多如此。

矣。然成胃實者十無一二。卽傳少陽者十有八九。何也。蓋必其人胃虛熱甚。津液亡而燥乾。故外感之邪。變熱入裡。先與胃熱合成一熱。又因虛而不能氣達乎上。開少陽之生路。所以有無所復傳之義也。不能上達焉。得不下之以下達耶。但熱邪在胃。不成實者。謂胃承氣之證之治也。成實必有物在胃。如飲食痰涎皆是。熱邪得此。煉成鞭物。爲有形之邪。則大承氣之證也。然既有痰涎亦津液也。又不能遽成實矣。必大積飲食。方易成胃實。而能飲食之人。胃氣自足。邪入易於升達。少陽不致遽成。無所復傳。此所以自陽明一過。卽傳少陽者十有八九。而入胃不成實。又十有七八也。成實者十之一二也。

⑦

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微。因轉屬陽明也。

按此條乃就上條發汗過多。致成陽明病。更言發汗過少。亦成陽明病。歷舉之以示禁也。無論中風傷寒。汗出過多。津液內亡。陰燥陽實。轉屬陽明。上條言之詳矣。亦有知發汗過多爲禁者。然中風則解肌未通。傷

寒則散邪未盡。自太陽初受風寒之時。發其汗而汗終出不徹者。則在表之邪亦可以日久變熱於外。內鬱之熱。日久耗津於內。汗雖出未太過。而津已坐耗為多。其陽盛津亡。大便因硬。轉屬陽明。無二也。蓋天地之間。惟有中庸之道。過與不及。皆為病也。豈止陽明汗多汗少之故乎。學者詳焉。

八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枝湯。

九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按此二條。乃申解上條太陽初得病發汗之出不徹。轉屬陽明。而仍帶太陽者。分舉之立法。以示禁也。太陽中風傷寒。解肌。肌不盡解。發汗。汗不盡出。外邪氣變熱。內正氣生熱。陰燥陽絕。太陽病已轉屬於陽明矣。然病有已入陽明。而尚未離太陽者。則中風傷寒二邪尚在表。而未盡除也。豈可遽舍太陽之表治。而從

十

陽明之裡治乎仲師分舉之以立法仍是風寒到然不相紊其陽明病已成脈應洪大矣而兼似緩之遲汗出多應惡熱矣而尚微惡寒。此乃證未全歸陽明也。蓋風邪在表未解也。風邪在表未解可解肌以發其汗。桂枝湯仍從中風之法治之。無二義也。再陽明病脈應洪大。又別見浮緊矣。應汗出乃無汗而喘矣。亦知此病未全歸陽明也。蓋寒邪仍在表未散也。寒邪在表可正發汗。麻黃湯仍從傷寒之法治之。亦無二義也。此乃太陽陽明之證。入陽明未深。故令其邪仍自表出不致於歸於胃而無所復傳。是解肌發汗二法始終井井。又自太陽三篇至此。歷歷明之不爽者耳。

陽明病若能食者名中風不能食者名中寒。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陽明病本中風傷寒由來之辨。分言之以示人也。上條表邪未盡分治風寒必詳其脈證不令悞矣。然既成陽明證恐汗出惡熱是其證之常。洪大是其脈之常。縱有兼脈兼證不易詳辨。恐致

(土)

出。

風邪在表與以發汗之麻黃寒邪在表與以解肌之桂枝爲害滋太矣仲師又於陽明病中推原二邪由來之據於能食不能食決之其津梁後學之心誠切哉此處辨識既真則凡遇陽明帶太陽者必無悞施其法也。一名中風一名傷寒洵終始井井哉方喻二証言化穀不化穀之義甚明程獨出偏見謂中風係胃中實熱傷寒胃中虛冷大謬夫在表風寒同變爲熱在裡之熱同鬱而深何又有實熱虛冷之說乎如此則程前証不更衣胃實大便難三證爲實熱耶抑爲虛冷耶臆說不相照應如此。余謂能食不能食固是化穀不化穀之說然風邪之熱散而虛寒邪之熱聚而實風邪之熱行乎氣寒邪之熱着於血亦能食不能食之故也學者參焉。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

按此條又申解上條風寒二者致陽明病之由復就脈證以詳其辨也陽明病仍帶太陽必應治表故治表必明其成於何因有上條能食不能食以別之主治可無舛矣猶恐陽明病去太陽漸遠而成陽明漸多也非就脈證以明之不審也仲師更明以示之言陽明病脈浮而緊者由於太陽傷寒而成也寒尚有一二在太陽之營則發熱必沾滯而潮有作有止蓋寒爲陰邪遲留起輟是其本象也此寒傷營而成陽明之脈證也或有脈但浮而不緊者由於太陽中風而成也風尚有一二在太陽之衛則發熱必睡時汗出熱無止息蓋風爲陽邪乘靜攻陰是其本職也此風傷衛而成陽明之脈證也陽明病至此已將離太陽八九矣而尚有一二太陽在主治者欲從表治固當顧審風寒二義仍當始終毋紊而下之太早之戒致成結胸痞二證

又在言外矣。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

欬者咽不痛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

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按此二條又申解上條太陽風寒兩成陽明之脈證。復各詳爲致辨也。陽明病已成。太陽病尚在。既於上條明其脈證。陽明致成之由可識矣。然成陽明而證更有類於他經。又不可不詳其辨焉。如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此風邪之盛。致成陽明也。卽前條所言之能食也。但風邪爲陽邪。雖流通無滯。而能食必衝逆上行。而致欬。鬱熱上衝。其人必因欬而咽痛。此陽明之咽痛。因欬而成。非少陰之咽痛。不因欬而自成也。若不欬者。熱邪犯上之勢弱。故咽亦不痛。正見少陰之咽痛。不咳而痛。與陽明之咳而咽痛有別。風傷衛致成陽明。不可不知者。此一也。再如陽明病宜有汗。反無汗。此寒邪之盛。致成陽明也。而小便因熱微而自

利二三日。在陽明少久。方能變熱。乃同陽邪逆衝而嘔。而欬。然終無陽邪之烈。所以欬而不嘔。又帶有陰邪之滯膩。所以嘔也。雖變熱之邪已在裡。而寒邪尚有留陰營之間者。所以手足厥寒。寒邪雖在陰營。而變熱之邪已上衝。所以苦頭痛。嘔欬而嘔。又頭苦痛。不必更言不能食。而其不能食自悉矣。此手足之厥與頭痛互見。非少陰之手足厥也。若頭不痛者。陽微無能上衝之象已見。故嘔而汗出。與反無汗亦不同。正見少陰之手足厥。冷有汗。而不頭痛。嘔而不咳。與陽明之嘔欬。而無汗。頭痛。而手足厥。有別。寒傷營致成陽明。不可不知者。又一也。此二條皆陽明有類少陰。而又微帶太陽。後學皆茫然不知下手處。仲師苦心標出。奈諸賢不加細釋。何也。問少陰亦有咳。何以辨。答曰。少陰所云咳。而下利。譏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原文詳之矣。不然。何能上炎而咳。其言或咳而嘔。渴不得眠者。則必兼嘔渴不得眠。而見少陰之陰躁。不與陽明之嘔咳兼頭痛類也。其言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然必兼四逆者。諸證

雖有似陽明而頭痛一證必非少陰所有也。此少陰之咳與陽明所以不同也。故太陽之頭痛入於陽明之小便利嘔咳厥逆中總屬陽證。又見陽能統陰一陽存而羣陰悉化爲陽在病氣亦如此。正氣之在人身者可識矣。陰陽不順接卽厥亦不必餘邪本乎傷寒留滯營間也。如陽且湯內加附子增桂入口便厥彼條乃中風證豈有陰邪留於表乎。此處尤宜通會。

④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衄。

⑤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按此二條乃申明陽明已成之證。熱盛致衄之故。歷舉之以示人也。陽明未離太陽已於上數條中列其辨矣。至陽明裡證已成豈無所驗乎。陽明雖有胃實胃實雖爲熱盛但氣足而津未亡者終不至於無所復傳而坐困也。氣足則陽足津未亡則陰生雖成陽明病豈至邪漫無出路乎。如陽明病大熱汗自出則胃

燥而開竅之口亦必燥然但欲嗽水而水不欲嚥此則胃中之血隨熱上行所以仲師言其必衄也此雖爲陽明熱盛之變然血既溢而衄則非已津液而胃陰絕可知卽衄後未可定其必解而熱勢已洩胃實自未必成矣此其一也再如脈浮發熱太陽病尚有存者而口乾鼻燥能食雖陽明裡證未全成陽明內熱已太盛熱盛則上逆上逆則引血血上則衄此又氣足陽充之故熱邪亦隨之而洩胃實亦無由得成者此又其一也愚意前條類寒傷營成陽明病故陰邪雖變熱已深入裡口燥而終不欲嚥水後條類風傷衛成陽明病故陽邪生熱未深入裡口乾鼻燥而卽動血雖二邪已入陽明變爲衄證而從入之路風寒自迥然不同醫家明審未衄之前既衄之後尋其來踪究其去跡不容紊其理而混其治也○前條但就漱水不嚥辨係陰邪本於寒傷營亦是但經旣謂不能嚥水則不能食必矣漱水非渴也口中黏也亦陰邪挾痰飲在胃卽後條所謂水也後條脈浮能食向是風傷衛之陽邪不須再論矣

六

陽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之原本中風病。兼水濕。明其脈證以昭示也。陽明病既能別其疑似。凡犯別經之兼證。不得而淆惑矣。乃陽明本病亦有兼見風濕者。不可不審而慎治也。如陽明病欲食。此由中風而成者。然陽明宜大便難。今小便反不利。大便反自調。其人復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而實無大熱。何也。此皆風兼濕為患也。風邪在表。雖變熱而入裡。而為濕家水邪所洞。終不能成胃實。故欲食一證。仍兼風象。至小便不利。則濕盛。大便自調。則熱輕也。其人骨節疼。為濕多。翕翕如有熱狀。為熱少也。此洵風熱與濕雜合而成之。陽明俱不可作胃實論治者也。迨至胃實既不能成。而風邪所變之熱性。原善走入裡。奄然發狂。透

⑦

表而濺然汗出。其陽明病亦遂解矣。蓋胃家之熱邪既爲濕所間。不能成實。欲食而得食。則胃家之穀氣卽能扶正。不解而自解。仲師明之曰。此水濕之邪。平日爲害於內者。至此遂爲勝熱之助。惟候穀氣得養。胃陽已復。水濕卽退舍。不敢與正氣爭。且能併力於汗。俾熱邪透表而愈。水濕其罪之魁而功之首乎。又必診之。過緩之病脈不見。則在表之風邪亦愈。不止陽明之內熱消矣。緊者緩之。對言脈緊者言其不若病脈之緩而已。非必如傷寒之緊也。學者慎勿執之。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⑧此條乃申解陽明之原本傷寒病兼胃虛明其證狀以昭示也。陽明病兼水濕者。胃不能實矣。又有病兼胃氣本虛者。胃亦不能成實。更不可不審而誤治也。陽明證法應多汗。今反無汗。此由傷寒而成者。然傷

寒在表之邪已變熱而入裡因其人氣虛入裡之邪反不能透表發熱汗出現陽明之本證但見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邪熱欲出表作熱作汗而正氣衰弱不能達之也所以胃亦不能成實也仲師明之曰此以久虛故也至治者欲使其熱透表必令其汗透表然陽明已成裡證且中氣虛又無發汗之法惟有清其熱補其虛使正氣充足亦如上條澀然汗出則胃熱消而陽明病亦愈矣但此汗非發汗也亦非解肌也乃補虛清熱兩解表裡喻氏謂如人參白虎湯之類亦非少陽柴胡之所謂表裡也學者詳焉至此條之證言胃虛熱則可言胃寒則無據請細觀原文可見

再者太陽篇中病將入裡成胃實多言胃未成實不可遽下合此觀之可知病初傳入陽明亦多在經而不歸府不可遽謂陽明除下法無他治也此又學者所當審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

六

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宜桂枝湯。

按此條乃申明陽明脈證、表裡之辨、立法以示禁也。陽明胃不成實、總無下法。前條言之詳矣。然猶必就脈證之間審之、而治表治裡、庶不悞也。如病人煩熱、汗出則解、解而復煩、熱復汗出而解。又如瘧狀之來去有時、至日晡所即發者、此見太陽之表邪已入裡、而轉屬於陽明也。蓋此陽明病、原因風傷衛而成。在太陽則煩熱汗出無止、轉陽明則斯煩熱汗出、日晡即發、如瘧狀矣。此又太陽陽明分表裡之一大關鍵也。病既轉屬於陽明、自宜下之矣、而猶當審之於脈。脈若洪大沉實、則胃實已成、法宜下之無疑。脈仍浮緩、虛弱、則邪猶有在表、未盡入陽明之裡也。更宜發汗、使邪還自太陽透越、烏可重傷其胃津哉。仲師分立兩法、下之宜大承氣湯、為脈洪大沉實者言也。發汗宜桂枝湯、為脈浮緩虛弱者言也。緣此陽明因中風

而成故從表治亦從治風之治桂枝湯解肌亦發汗也學者識之再者目瞤所即煩熱如瘡狀似少陽證矣然脈實與浮虛俱未言弦則非少陽亦於脈別之不特表裡之辨爲然又仲師不言而可申言者也凡如瘡狀太陽下篇屢見亦可參觀焉。

⑤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⑥此條乃申明陽明病有兼風寒兩傷而成者。歷舉其脈證以示也。陽明病有由中風成者有由傷寒成者前條俱詳言之矣。然風寒之氣每相兼而中傷於人所以有太陽下篇大青龍湯之證在太陽爲然則由太陽轉屬陽明亦然。故仲師示人以明其辨不致淆於中風之陽明。或於傷寒之陽明而自爲風寒兩傷之陽明。陽明病本中風故口苦咽乾爲少陽證以天行風邪。傷人身少陽木氣爲害也。兼腹滿微喘一

甲

爲木乘土。名曰縱。所有之病也。一爲木乘金。名曰橫。所有之病也。總爲中風之盛邪也。然其人發熱而惡寒。言發熱不言汗出。則無汗矣。言惡寒不言惡風。則惡寒多矣。又大類於傷寒。再審之於脈。浮而兼緊。浮爲表。緊爲寒。是其人中風而不止中風也。更兼傷寒明矣。夫以風寒兩傷。當病在表。不用大奇龍湯。以致轉屬陽明。則由來之故。尤不可不詳諦也。何也。諸證與脈明是風寒二邪。仍在太陽經。而未全入陽明之府也。亦猶中風風在表。應治表用桂枝。傷寒寒在表。應治表用麻黃也。今風邪寒邪。俱在太陽。舍大奇龍更無他法矣。若下之。有表證在。而胃未成實。下之斯爲逆也。若誤下之。必見腹滿。小便難之證。腹滿太陰證。屬脾。惟胃傷則脾病見矣。小便難太陽證。屬膀胱。惟經傷則府病見矣。一表裡一經府。原有相通之義也。○以上二條隱括言之。總見陽明病表症仍在者。風因必桂枝。寒因必麻黃。風寒兩因必大奇龍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

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胃未全實誤下之辨。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表邪未盡。胃未全實。誤下之變。上條已明之矣。然胃實不實。何所徵據乎。仲師示人曰。仍以熱在裡。在外為驗也。陽明若表邪所變之熱。已全入裡。府而作潮熱。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宜作胃實論。而言下之也。如表邪所變之熱。尚未全入裡。府乃即以爲胃實。而遽下之。則其外仍有熱。究不能隨下藥而滌蕩也。於是雖熱而不潮。手足雖溫而無濇然之汗。出則是在表者仍在表。而復誤下之。傷其裡耳。即不致如全在太陽者。誤下成結胸。而心下懊憹。儼而不能食。但頭汗出。其鬱熱之氣爲陰寒之藥所格。但凝塞於胸膈之上。病證昭然矣。但病仍帶表。既不可再下。且已入裡。又不可復發汗。惟有主以梔子豉湯。仍從太陽治法。以豉之香辛。越表邪於上。以梔子苦寒。洩裡邪於下。表裡兼治。而不犯誤下。誤汗之禁。是又仲師之神於處方者也。

⑤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按此條亦申解陽明病胃未全實不可大下之辨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邪尚在表胃未全實不宜遽下上條言之詳矣乃有表邪已盡裡邪已入而胃仍未全實者則雖似宜下而仍不可大下也如本太陽病乃失於治表若誤吐若誤下若誤發汗致太陽既罷而微煩作是病已轉屬陽明矣乃小便數而大便因鞭者合之微煩則雖熱不在外而在裡却不能成實而惟帶虛微煩者也故氣虛而熱亦不大作也小便數者熱不大作而津液未大耗也大便因鞭者小便數而腸胃漸燥澀也正宜調其腸胃津液使之大便亦不致難而裡熱即可消矣不必更用猛劑犯虛虛之戒矣蓋誤吐誤下誤發汗皆致裡虛之由裡虛則胃亦不能成實焉用大下乎學者於宜下而尚常斟酌槩如此。

三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三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有由風寒二邪致成者。胃未全實。總不可攻。下明辨之。以示禁也。陽明病。候治而內虛。胃不能成實。不可大下。上條言之矣。然有陽明病。內雖不虛。而證類胃實。寃非胃實者。亦不可不明其辨。為施治有候也。如其人本傷寒。而嘔多。則名曰寒邪。而實為風邪也。雖失於治表。而致有陽明證。然嘔多仍見。則表邪仍未解散。而內熱仍上逆也。此太陽陽及本篇前條。施于豉湯之證也。不可攻之。甚明也。再或傷寒不發汗。而候吐。吐後腹脹滿者。此名曰傷寒。而洵為寒邪也。蓋寒邪凝滯。而沉墜。失於發越。而候吐。則陽氣傷於胃。而寒邪反侵于脾。脾胃表裡原相通也。既由太陽陽經表而入陽明府裡。復由陽明胃府之表。而累太陰脾臟之裡。裡病已成。攻而下之。允宜矣。然此乃候吐所致。正陽上浮。邪陰下墜。寃非胃

固

熱太盛結而成實之證亦惟與以調胃承氣仍是和為下而與攻之大下之義迥別也學者詳焉。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

洗一升

人參

三兩

生薑

切六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服七合日三服

此條乃申解陽明病中虛寒上焦熱之辨立法以昭示也陽明胃不實不可攻下上條又分風寒所因而詳言之矣然嘔之為病雖屬風熱之邪亦有因胃氣本虛非屬風熱者則尤不可不辨誤而用攻下固非即誤而梔子豉湯湧之亦非也蓋食穀而欲嘔似與嘔多相類矣然欲嘔常有作嘔之意而實未嘗嘔也

大不與嘔多同也。故但言欲嘔而無力作嘔。則屬陽明虛寒可知矣。主之吳茱萸湯。正治也。何以得湯反劇耶。不知者以爲胃熱而非胃寒矣。仲師示之曰。此固有熱也。而熱不在胃。腕之中焦。乃在胸膈之上焦。惟其中焦有寒。所以上焦有熱。吳茱萸人參之辛溫。本宜於中焦之寒者。先乖於上焦之熱。此吳茱萸之所以宜用。而未全宜耳。主治者。見茲上熱下寒之證。則固有黃連炒吳茱萸生薑易乾薑一法。似爲溫中而不僭上。一得之愚。不知當否。諸家註亦未合喻。謂得湯轉劇。屬太陽謬矣。程謂仍與吳茱萸亦膠柱之見也。願海內高明者。參觀而教之。熱因寒用。以豬胆爲引。如用於理中湯之法。或亦有當乎。

五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瘕。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條乃申解陽明胃虛病。有寒有熱。明辨其脈證。以立法也。陽明病胃虛。則不能成實。不應悞下。上條言

之矣。然胃虛一也。而虛寒與虛熱。又迥不同。尤不可
不辨。而誤治之。虛者。固不可作實而攻下。然者。遽可
以作寒而溫補乎。仲師於上條食穀欲嘔中。又示人
以推類詳義之法。如陽明病。其人脈遲。遲為寒。似屬
虛寒之診矣。但非不能食。則已不煩寒。能食而難用
飽。飽則微煩。頭眩者。胃惟不寒。故能食。胃惟氣虛。故
不用飽。不用飽者。不受飽也。用飽則以飽為難。不用
飽。則以飽為苦。微煩頭眩。俱虛而兼熱之象。以此辨
胃之虛與上條同。而熱與上條異。示人至明矣。然遲
為寒。脈何云是熱。不知此遲。乃兼澁之遲。非沉遲之
遲。謂之虛。而兼濕熱。則可謂之虛寒。則大不可也。故
其人必又見小便難一證。虛則氣不充。而濕不除。濕
則氣不化。而熱不消。胃中穀氣不能化。正養身却醞
釀濕熱。蒸作瘴黃之。是胃中倉廩所積之谷。霉爛
熏黑。太倉紅朽之虞。在目前矣。如不除濕。清熱。培土
消瘴。為治。而妄下之。徒使濕因陰寒之藥。而愈增。虛
因攻下之傷。而愈甚。腹滿如故。胃累及脾。表裡受病
而發黃身腫等證。浸淫而成矣。仲師乃明其所以然。

內黃瘧病諸
條再參太陽
篇黃病諸條
通變自明

爲訓曰脈遲故也言遲則濡瀉而不滑利虛而濕之
義爲王而熱副之主治者以除濕培土補中爲君以
清熱消癰爲臣佐之用
斯爲得仲師心法者

⑤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
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
別故也

⑥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
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⑦

脈浮而遲表熱裡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若胃中
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按

此三條乃申解陽明病胃中寒之變證歷舉之以示

下禁也胃中虛寒虛熱俱不能成實法不應下上條言之矣然胃中平素虛冷外雖作假熱內却爲真寒尤不可不辨以致貽誤也如陽明病若中寒則外見虛冷之證固不可攻下卽外見虛熱之證尤不可攻下於何驗之仍在審其能食不能食蓋不惟表寒在營不能食卽裡寒在胃亦不能食知此則醫家見不能食一證卽宜諦觀而辨其在表在裡也明矣旣不能食則陽化不行而陰邪閉塞小便必不利雖手足漉然汗出似陽明欲愈之象然陽氣愈外越而寒邪愈內凝仲師明其欲作固瘕固瘕者陰氣堅凝閉秘之證也於是上考之能食與不能食下考之於大便鞭與澀其人手足漉然汗出所以津液傷而腸枯必初鞭其人胃中虛冷所以水穀存而難消必後澀所以然者總由胃中冷水穀不別之故經文已明示之其人雖有陽明病而溫中補胃之不遑遲收下之使不救哉再如陽明病不能食卽使有手足漉然汗出等證之假熱見於膚表面目之間一考驗之於不能

食自不可妄言攻下。若以爲胃實之熱而攻之。則胃陽愈陷。而脫寒邪愈盛。而衝必作噦證。谷氣將絕矣。仲師再明其所以然。確爲胃中虛冷之故。以其人本屬胃冷而虛。并非胃熱之實。悞加攻下。下陷上逆。則醫不辨寒熱虛實。而槩爲陽明病。必當下之。之過也。反復叮嚀。辨胃中寒熱。不出能食不能食二義。是穀氣爲後天根氣。不於此處尋求。更何所得其要領乎。更如其人脈浮而遲。表有熱。風寒尚在。裡有寒。中素虛冷。至於下利清穀者。則表熱固無下法。而裡寒愈無攻法。四逆湯溫中救胃。主之正合宜也。且胃中之虛冷。不惟決於能食不能食。甚者且決於能飲不能飲。若胃中眞實虛冷之至。不能食。不須言矣。飲水且噦。况與以陰寒攻破之劑乎。此雖有表證。且不治。表而治裡。則雖有陽明假熱之證。寧容不治眞寒。而治假熱乎。是皆學者所宜明辨而慎出之者也。餘註謂五條二條屬中風。致成陽明病。三條屬傷寒。致成陽明。愚謂此五條中。四條俱屬胃中虛寒。獨穀痺一條係胃中虛熱。此仲師論就胃裡明其寒熱虛實在能

⑤

食不能食致辨。至於中風傷寒能食不能食之故已於前分言甚詳。今漸由太陽陽明說到正陽陽明攻下者多。故預明應下而不應下者以示禁。似不必復言太陽陽明以牽混反晦矣。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⑤此條以中解陽明病胃有本虛而似實之證爲之詳辨以示禁也。胃中虛冷不可攻下。前三條歷言之矣。乃有胃中正氣自虛而邪氣自與如陽明病心下鞭滿者或由誤下或由自成似類胃實可以攻之。不知正不可攻也。若攻之則虛陽下脫利遂不止殺氣必絕而死矣。若穀氣不絕而漸復利竟自止或如法治之使氣足陽回而利因得止方可望愈也。是胃不成實而誤爲攻下之害其大如此可不慎歟。或問心下鞭滿非類太陽之痞乎。答曰言陽明病則發熱汗出之證具若胃實者鞭滿在中焦而痞之鞭滿乃在

心下。今陽明病而見心下鞭滿，非胃實可知矣。有類於痞，雖陽明亦可以痞論也。主治者，仍當察其虛實。寒熱於瀉心諸方中求治法，不當於承氣諸方中求治法也。此本條之大旨也。所以又於前條單言虛熱虛寒者，不同仲師更不出方，在人臨時審諦而已。此證乃正虛邪實，邪必雜合水濕痰飲，以成其鞭滿也。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

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胃少津液之證。見不惟不可攻下，且不可利小便之故。明之以示人也。陽明病心下鞭滿，似實非實，不可攻下。上條言之矣。乃有陽明病津液日耗，不惟不宜利大便，以洩其陽，更且不宜利小便，以竭其津。如其人陽明病已成，則胃津已傷，再汗出多而致渴，則胃津愈耗。若執五苓導水滋乾之義，與以豬苓湯，其胃津將立盡矣。仲師明示其故曰：以汗多胃中燥，故致渴。此證若見虛則炙甘草之證。

實則調胃承氣之證也。何取於猪苓湯而復利其小便乎。正見陽明病雖屬府裡而治之之法原不拘拘於滯。治胃實主治者慎勿膠柱而鼓瑟斯可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煩憤反譫語若加燒鍼

必怵惕煩燥。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人參湯主之。

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豬苓湯方
豬苓一兩
去皮
茯苓一兩
阿膠一兩
石膏一兩

澤瀉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烱

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此二條。乃中解陽明病。風因寒。因不同。而兼太陽。則俱不宜下。入陽明則俱不宜汗。下燒鍼。詳其脈證。以

示禁也。陽明之虛熱虛寒，亡津液，胃非熱不宜攻，下俱於上數條，歷言之矣。然陽明凡帶太陽，胃尚未病，何有下法？陽明已屬府裡，胃實未成，又何有下法？汗法燒鍼之法，是皆不可不詳爲諦驗於脈證之間也。如其人本太陽病也，診之而寸緩關浮尺弱，風傷衛之本脈也，更觀其證，而其人發熱汗出復畏寒，此又風傷衛之本證也。桂枝解肌治表可愈矣，乃太陽傷風應嘔，今不嘔而心下痞者，知醫不言解肌而言下下之者之過也。卽或不下而爲人延悞時日，不惡寒而發熱，口渴矣，此太陽病已去而轉屬陽明矣。陽明既病熱氣內盛，小便必黃赤而數，津液內傷，大便秘枯燥而鞭，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者，津液坐耗腸枯便秘，故不覺其苦而受傷深矣。於是枯燥之氣鬱熱之邪相搏作渴，思欲飲水。經云：「少少與之，勿令飲多。」恐有成水逆之變也。又言：「但以法救之。」此法也。仍從太陽表裡兩解之法治之。五苓導水滋乾，且解太陽風邪，洵陽明猶帶太陽，必用之法也。再或陽明病已離太陽，胃已漸積熱成實，法宜攻下矣。然太陽在表

之邪雖入裡而陽明在裡之邪尚未實此不止攻下在所禁矣仍當於脈證之間諦之如診其脈浮而緊寒傷營之本脈麻黃湯發汗治表可愈矣乃失此不用而致其人咽燥口苦腹滿已由太陽之表而侵少陽之半表半裡復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未審赴少陽半表半裡先成陽明之裡證矣此乃正陽之病病連首尾正未可苟止從事若以爲太陽表證乎然已屆陽明發汗則津亡胃燥辛熱之藥性妄行必心憤譏語而見悞治太陽之變一也若以爲太陽表證發汗不可當用鍼火燒却取汗乎則又津液亡而火邪入神亂氣散必怵惕煩燥不得眠此悞治太陽之變又其一也若以爲陽明裡證汗之不可燒鍼之不可必當下之乎然熱未積深胃未成實若下之則胃中正氣空虛於中皖客邪動衝於上焦心中懊憹陽爲陰寒所陷舌上生胎熱爲陰寒所逼此悞治陽明之變又其一也蓋三者汗爲悞汗燒鍼爲悞燒鍼下之爲悞下之也惟其不明湧越之一法也今其人雖表邪尚在而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純是表邪

變熱壅逆上焦之象邪在上自應從上達之法必取
半而功倍仲師云梔子豉湯主之仍是太陽香豉治
表梔子洩熱之法未嘗有出於太陽之法而陽明一
治於五苓再治於梔子豉可見非治陽明者
可愈陽明病也神而明之天法昭然矣
如或其人渴而欲飲水口乾舌燥矣則胃熱真盛將
不待成實攻下而津已枯竭矣急爲救其焚灼生津
滌熱熱去津回而汗出治陽明卽所以治太陽陽明
也再或其人脈浮發熱渴欲飲水而小便不利者又
不可端治其陽明之府而當治及於太陽之府也蓋
表邪未盡而裡熱方盛又有濕邪挾熱以溷之攻必
利其小便使濕熱下洩而陽明熱消矣夫導水清熱
滋乾之義未嘗及於太陽之表也而太陽之府邪去
氣宣其表亦不待再治矣是又治太陽之府卽所治
太陽之表而治太陽之表正所以治太陽陽明也又
可見非拘拘端治陽明可愈陽明病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

無汗。刺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裡。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擘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三）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四）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身必發黃。

（五）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此四條俱陽明病發黃之證。明其所因而成之故。立法以示治也。陽明病因寒因風而成。當詳辨其虛實寒熱。而勿輕言汗吐下之法。前二條言之矣。然陽明病又有瘀熱已成於裡。而究非胃實不可妄下者。尤不可不歷舉之。以示人也。如陽明病本應發熱汗出。則太陽傳入之邪發越於外。故胃津內耗。而邪熱在胃漸實。雖能成胃實之正病。却無發黃之變。病發黃之病。豈重於胃實而示戒乎。仲師言病機另有更端。則治法另有審諦。不應執定陽明病宜下之一說。以貽誤耳。如其人雖汗出。而但在頭身無汗。刺頭而還者。乃熱爲濕所留戀。汗出不快也。頭爲六陽之首。濕邪陰邪不能上犯。所以頭有汗。而熱但得越於頭。刺頭以還。爲濕所鬱。通身俱無汗。則熱不能越矣。熱不外越。應內盛而成胃實。乃不成胃實。而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有濕與熱相參雜故。其熱非壯熱。而爲瘀熱。壯熱在裡。則傷津而成胃實。瘀熱在裡。則凝滯氣血。而不成胃實。另成發黃之病。法在除其濕。清其熱。洩其瘀。仲師主之以茵陳湯。知非承氣等湯。胃實之

法可瘳也已此就發熱汗出於身於頭而辨其發熱
發黃者一也再如陽明胃病脈行於鼻其色合應於
面而赤色者是熱發於內之驗也如胃成實則其色
滯黯如火薰象而不能見鮮赤之色蓋火虛浮則鮮
赤而實着反滯黯此日所以外明而內黯也見此鮮
赤之色熱雖在裡而未成實可知豈可攻下乎兼見
發汗而身無汗色黃而小便不利其爲發熱在裡明
然矣茵陳湯容緩圖哉此就其色見於面辨其發熱
發黃者二也再如陽明病發熱無汗小便不利與前
二條同兼有心中懊憹者知其入雖熱在裡而不成
實有濕在裡而熱多渴有濕熱必發有發熱無出身
必發黃茵陳之用仍與前二條無異也此就心下懊
憹一證辨其發熱發黃者三也再如病不待其成實
乃被火攻劫迫取額上之微汗其人既被火劫應通
身大汗乃止額上有微汗而劑頸而還則仍是第一
條濕勝於裡之故也有濕則小便必不利熱無出路
瘀裡爲患言必發黃仍是茵陳湯之證用之無疑者
也此就火劫之誤而汗出仍在頸辨其發熱發黃者

四也。總之發黃一證。必合濕熱二者而成。既有濕熱。則熱雖在裡。祇能發於外。而發黃不能成。實於胃。必非攻下之術。所可混用也。學者識之。穀瘕一證。論於此條。註謂胃寒。愚謂穀瘕既胃中穀氣作毒。如倉中穀霉。必因濕起。必因熱變。謂之胃寒。則冬月何以倉中無糜朽之虞。必俟水消風暖以後。哉。就倉穀而言。可知人胃中之穀氣作瘕。是熱非寒矣。二麥將收。或遇細雨數日。則穗色黯黃。名曰黃瘕。此時時已仲夏。無寒候也。乃梅雨將罷之期。特地氣作霉。南北少異耳。此正濕熱合而感者。又小兒病名火瘕。亦無寒理。余前議谷瘕為胃中虛熱。似為有據也。又瘕證內瘕瘕。亦是熱非寒。金匱中求之自明。

（是）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秘者。為陽明病也。

按此條申明病在太陽傳入陽明既辨其發黃不發黃之由復詳其致胃成實之故以示人也陽明病發熱汗出熱越於外則不發黃上條言之矣然又有其人本太陽病為傷寒中風脈浮而緩表證猶存應發熱汗出今乃手足自溫却不見發熱汗出者是非太陽病中有不發熱之證中風中有不汗出之證也仲師明之曰是為繫在太陰也此太陰指脾臟而言非指太陰經而言言其人脾臟素有寒濕故病在太陽應發熱汗出而為寒濕所溷斯不能使熱越於外然既不能外越斯鬱而成瘕在裡矣所以仲師又言太陰者身當發黃見太陰濕上瘕熱於裡之故也然尤必更諦其小便設其人津液為濕熱所溷則必不能下行而為小便小便不利熱愈無所出發黃之病必成無疑如小便自利者則熱不越於外尚洩於下發黃所以不能成也此固太陽篇中發黃證曾言之陽明篇中發黃重申言之者有何不明而諸賢忽見繫之太陰四字謂病在太陰經豈不大相逕庭乎徐嘗笑成無已陽結陰結編入結胸中今將此條入太陰亦

如陰陽結入結胸之混。豈知人明而自知暗乎。再者其人病在太陽。熱爲濕所鬱。則聚於裡。必有歸着。旣不能發黃。小便又自利。則邪何歸乎。不得不歸之於萬物所歸之胃。至於七八日。小便自多。大便漸鞭。此津枯胃燥。病入陽明。故仲師又明示人曰。爲陽明病也。陽明病。固成矣。而胃之係熱盛而實。係津亡而燥。猶當斟酌。不可槩爲陽明。而妄言攻下。斯可爲善用經旨矣。傷寒傳經一事。最爲了然。由表而裡。由陽而陰。其間雖轉變多方。亦必有出入道路。一定不移。太陰脾臟。與陽明胃府。雖相表裡。而陽明經之邪。必不能傳入太陰經。在內經雖經言之甚悉。此處不明。何得妄言轉屬。學者當詳觀閔芝慶傳經論。自悉喻程之妄矣。舊在陽明下篇。甚謬。今移在此。

陽明病下血譏語。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濺然汗出則愈。

（美）

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按此二條。乃陽明病熱入裡。而不成胃實。下入血室之證。明辨之以立法也。陽明病熱入裡。不成實於胃。瘀於中焦。而發黃。不可妄下。前四條歷舉示人矣。乃有熱入裡。不成實。亦不發黃。直下入血室者。此尤不可認爲胃實。而誤治也。如其人陽明症具。而下血。譫語。似乎熱實於胃。必應攻下矣。不知此熱未嘗在中焦之胃也。乃深入下焦之血室爲患也。故其證但頭汗出。與上條瘀熱發黃之病同。蓋熱入於濕。則發黃。熱入於血。則下血。譫語俱不能外越於表。而爲汗。惟餘元首陽氣上載。濕與血俱不能干。故熱得出而爲汗。此但頭汗出之義。所以同也。諸家亦俱不注出。可謂混矣。仲師言治法。又出於刺期門者。期門肝之俞。刺以瀉其熱。肝藏血。在脇下爲熱入血室。必由之道。路絕其來路而來者。莫繼則既聚者。可以更設法以治。

之矣故又申言之曰隕事實而瀉之亦為刺法言也
不出方者抵當湯丸之間太陽之治法其在人觸
類傍通耳太陽篇別條云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
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不利者下血
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
主之正應與此參看余註太陽此條云血下而濁氣
下降清氣必升上作發汗裡治而表亦治詳觀之則
可知隨其實而瀉之必有灑然汗出則愈之效也太
陽在下焦之裡為瘀熱如是治法陽明在下焦之裡
為瘀熱亦為如是治法病雖改經而瘀熱入下焦血
室之裡未嘗改所以仍以太陽之法治之此固為瀉

而非胃實之所謂瀉也學者詳焉

再如陽明病其人喜忘者亦熱瘀於裡不作胃實而
下入血室之證也上條肝藏血為熱入血室之道路
此條心主血為熱入血室之宗主熱入血室至陰之
分而神明惑亂見喜心之證即如太陽之如狂發狂
里出而同源者也故知其人必有畜血而畜血得有
之故則本有久瘀之熱在於血分也此今其人喜忘

之由也。熱入裡，若成胃實，則屎鞭而大，便必難。以胃與腸俱爲熱耗而枯，則燥也。今熱入裡而入血室，則屎亦鞭而大便反易，以下焦於腸俱有血畜，且潤且滑，再審之，尿色必黑，爲熱在下焦已明，非胃實之證。愈不可攻及於胃府也。明然矣，仍用抵當湯，同於上條，端治下焦瘀熱更無疑焉。

④

病人無表裡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按此條亦陽明病，熱入裡，胃不成實，而又不容不下之證，更申明之以立治也。陽明病，熱瘀於下焦之裡，宜下其血瘀，而不宜下其胃府。上言除言之矣，然亦有胃不成實而不得不下者，尤當詳也。如病人

無太陽表證而太陽罷無陽明裡證而胃不成實於發熱汗出七八日之久胃府之津液耗亡亟矣雖脈見浮數似乎表有太陽裡有陽明尚在參錯之間未遽宜下亦不可不下之矣何也以熱在裡則傷裡恐津竭而方下無濟也但熱入於裡胃既不實多入下焦之血室與血相溷血瘀甚則雖下之而血必旋高血熱甚則方下之而挾利不止此惟有隨證立法以救之不宜畏首畏尾悉其下後多變而袖手坐觀胃津亦立盡也仲師爲之分立下後二法假令其人下後而脈仍數病仍不解其人合是熱未盡除而見消穀善飢之證迨至六七日穀入日益多大便終不行者方知熱半在胃而消穀熱半在血室爲畜血胃既已下不容再下畜血未下胃亦無須下下之以抵當湯使熱之半在血室者隨瀉則熱之半在胃者亦必隨之下行不須下胃而陽明病愈矣再或其人下後六脈仍數病仍不解而竟下利不止者必腸胃之間虛熱滑脫血協和熱順流而洩熱連腸胃非頃刻可盡膿血協熱下利故非旦夕可止是非審其裡熱漸

衰急爲收挽則從流下而忌返矣太陽篇中協熱利仲師示以人參桂枝湯爲表邪未盡而言升陽透表補中養胃而協熱之利自止今此證雖見於陽明而陽明進於太陽亦邪之出路下脫者必上挽仍從太陽升陽透表補中養胃之治未始非法也仲師不出方者以太陽已言之則不復矣。前注有不甚合處再釋此條要在首句無表裡證四字則太陽並陽明無邪矣所以發熱亦不見汗出且七八日之久不見別有變證正是熱入血室至陰之分亦能發熱使汗自出耳故下以抵當湯洩邪升正表裡俱清矣。初下時未必下之如法或下胃而不及血室則存虛熱必至消穀善飢如中消之症食多宜大便秘多六七日不大便秘似作胃實但仍不見陽明裡證則下有瘀血抵當之用更何容緩此是可下而下之不如法故至改用抵當而始可奏功焉此必用大柴胡及調胃承氣下之也非抵當不可以直下血室之邪也如下之而下利不止脈數如故必以大小承氣湯下之耳胃虛而下利不止血室之熱未去故脈應以數熱自久

蓄於下焦。血變膿而雜血俱下。名之曰協熱利。應下血室而誤下胃府。其變至於如此。故明示之以分應下。誤下之禁焉。至於協熱利未出方。似乎仍以下血室之邪爲正治。不必恤胃虛下利不止矣。迨血室邪除。下利必止。徐調養之。胃氣自平。而浮數之脈自愈矣。蓋脈之浮數。原帶表邪。既無表證。祇有發熱。則此熱是在血室。脈浮是火上炎耳。故下之後浮去而數如故。愈可知邪熱在下。何也。浮去則不在上。中二焦明矣。

（聖）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

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按此條乃陽明病熱入裡甚劇。連三陽爲患。而胃終不實。亦無下法。明辨之以知所用法也。陽明病胃不成實。不容不下之之故。必歷明其救法。上條言之矣。乃有陽明病熱已大盛。脈證三陽俱見。而終非胃實者。尤不可不辨。妄下以貽悞也。如陽明本中風。以成脈弦。浮大。三陽俱全。是不止太陽中風矣。腹滿鼻乾。不得汗。何又有太陽中寒之證耶。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洵爲陽明證矣。而脇下及心痛。按之氣不通。是少陽證。何亦並見耶。是不惟三陽之脈全。而三陽之證亦全矣。合之耳前後腫。三陽之脈經由之道路。會於耳。亦且病見於外。刺之。所以洩三陽之盛邪。蓋不得已而姑緩其勢。以徐圖救法之妙術也。如但小差。而外病全不解。知其內病亦未能遽衰。過十日而脈續浮弦。大小息。則陽明之邪漸入少陽。急與小柴胡湯。就半表半裡而雙解之。此陽明病從少陽順而治之之法也。如服湯後。脈但浮。而

少陽陽明證悉罷無餘者。知邪由少陽之半表裡中
又將越出太陽之表矣。更急與麻黃湯發汗治表。此
陽明病從太陽逆而治之之法也。初由中風而兼傷
寒。致成陽明病。今自陽明順而驅之於少陽。復自少
陽逆而越之於太陽。何以不用桂枝。或大青龍而用
麻黃。蓋邪由少陽而出。將透太陽之表。惟須經清之
品發之於外。無所事桂枝之固衛也。亦無事大青龍
之辛涼收攝也。此麻黃湯之用。所以驅少陽半裡欲
出之邪。非治太陽風寒兼盛之邪也。醫者必須細辨
此理。方知其義。而非謂麻黃湯又可治風多兼寒。及
風寒兩傷之證也。此皆因其脈之續浮而次第驅逐
者。惟其正氣未絕。故能使邪自傳少陽。而見浮脈。所
以可施藥力。以扶持之。若其人刺之後。外不解。病過
十日。脈並無續浮。則正氣不能推致。可知。若再不尿
而化元竭。腹滿而脾氣散。加噦而谷氣絕。則中氣先
已絕散。所謂邪盛正虛者。正此證也。仲師曰不治。又
何人能治乎。設在太陽之際。及未至三陽瀰漫之時。
有法以早救之。何至遽不可治哉。有婆心者。尚其念

之。人之稟賦不齊或者過十日脈續浮而並弦大
悉不見餘證悉不存知其病由陽明而即欲透太陽
矣斯可以竟與麻黃湯而驅邪外出矣則推廣之一
法也如服柴胡湯已解則更無事必用麻黃矣此又
申明之一也總在學者之善體經意而不貴於執一
耳

未有全在陽明而可用麻黃湯者必其人正氣尚存
能十餘日脈續浮由陽明而少陽方可與柴胡湯及
見脈但浮而無餘證由陽明而太陽方可與麻黃湯
此余言麻黃湯之與乃驅少陽之邪至太陽非病到
少陽將越太陽何可遽發汗治表乎所以必次第而
施之病由陽明到少陽先與柴胡湯解半表半裡之
邪病後由少陽而越太陽與麻黃湯發半裡欲出表
之邪正見漸積而入陽明彌塞於三陽者亦必徐引
其出路使之挨次而返實因三陽證脈俱見難於下
手故仲師復立此盈科後進之法以收萬全之功而
猶必審其人之胃氣絕否誠陽明病之舉一而可該
百者也